

2026年5月12日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讲好内蒙古多民族交融历史

——内蒙古通史基本陈列解析



观众参观展览

丰饶的历史全景画卷。旧石器时代至夏商西周时期：展现了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先民南融北汇，在这里生生繁衍，形成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该陈列分为“根脉溯源”“文明曙光”“金声和鸣”三个单元，系统讲述了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发展脉络。

展厅陈列着内蒙古地区70年来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和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在场景刻画上，复原了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的内蒙古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洞穴生活场景(该遗址位于东乌珠穆沁旗，洞内曾形成厚达5米的地层堆积，见证了远古人类长期居住的历史)，以及出土了红山文化“最大玉猪龙”的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场景，采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旨在全面、系统地向观众呈现内蒙古地区从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作出的重要贡献。

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分为“城彼朔方”“开拓北疆”“融合之路”三个单元，讲述了内蒙古地区中原农耕人群与北方部族之间以长城为纽带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

以“鹰顶金冠饰”“单于和亲”瓦当等为代表的近500件(套)精品文物，向公众展示了以“胡服骑射”“昭君出塞”等史实串联起来的历史脉络，生动描绘了这一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共存互融、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

展厅通过精心打造的和林格尔汉墓沉浸式空间和昭君出塞的宏伟主题场景，向参观者呈现内蒙古地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流、冲突到融合的完整历程。

隋唐至宋辽夏金时期：通过“天下一家”和“多元一体”两个单元，展示隋唐至辽宋夏金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

踏入展厅走廊，沉浸式多媒体呈现的《寄锦图》壁画徐徐铺展，在光影流转间诠释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深入展厅内部，四时捺钵场景、辽五京地形沙盘、墓室场景复原等生动再现了北方各民族共同开发北部边疆的壮丽画卷，展现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历史，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明清时期：展示元明清时期大一统的最终形成阶段。13世纪元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中书省，营建上都城，内蒙古部分地区首次成为中央政府直轄的核心区域。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党项、契丹、女真等，与大量迁入的中原人口和外来人口高度融合，商贸、文化往来频繁，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明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清承明制，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直接管理，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重要区域。该陈列通过“重建一统”“互动交融”“一体巩固”三个单元讲述了元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展厅入口处设置了“元人秋猎图”大型多媒体展项，生动还原元代秋猎场景，让观众仿佛置身广袤草原，沉浸式感受北方草原的生活氛围。展区内设置了“大安阁复原模型”，并运用三维动画精准还原了元代上都城的布局结构，涵盖皇城、皇城、外城等区域，以便观众清晰了解这座草原都城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此外，针对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与中原的互动交融，展厅特别设计了“互市贸易场景”复原区，生动再现了边境贸易的繁荣景象，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在经济往来中形成的紧密联系。这些内容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生动的场景再现，增强了观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解放之路——内蒙古革命史陈列”：再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内蒙古地区的光辉革命历程。鸦片战争以来，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为了反抗压迫，内蒙古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是内蒙古自治区打造历史文化新地标的核心载体，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近4万平方米。新馆拟打造10个基本陈列，其中5个内蒙古通史基本陈列构成展陈体系的核心，展览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系统呈现内蒙古从史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如何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融”发展到“铸”，共同融入血脉相连、文化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 融合史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辉煌成就

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地域辽阔，横跨“三北”，外接俄蒙，历史上便是多民族交融汇聚的重要区域。在古代，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叠交汇的“滩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是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舞台。众多的民族、部落在这片土地上往来兴替、繁衍生息。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昭君出塞和亲到匈奴内迁归汉，从汉武帝经略广漠北疆到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元朝，从“走西口”到“旅蒙商”，长城两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在抵御外敌侵略、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程中，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彻底摆脱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为维护祖国统一、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付诸实施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指引下，内蒙古开启了繁荣发展的新纪元，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书写了“最好牧场为航天”“三千孤儿入内蒙”“克服困难捐粮畜”“齐心协力建包钢”等体现家国一体、各族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历史佳话，以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发展建设成效，赢得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

## 以史为鉴：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历史根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内蒙古博物院策划“内蒙古通史基本陈列”，深入挖掘自古以来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一起走过”“一起走来”的历史事实，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共生共享等“一起生活”的现实经历，客观展示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开发”的生动实践，以丰富的史实、严密的逻辑证明各民族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

丰富的文物藏品是内蒙古博物院打造高质量展览的核心支撑。在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城市遗址及其周边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主要包括石器、青铜器、金银器、陶瓷器，以及壁画、碑刻、雕塑和丝织品等文物，构成了内蒙古文化遗产独具辨识度的特色与亮点。目前，全区馆藏文物数量已达135.1万件(套)，其中内蒙古博物院馆藏文物逾20万件(套)。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生动见证了我国古代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辉煌发展历程。

## 全景铺展：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卷

内蒙古通史基本陈列序厅中，“融铸北疆”的主题屹立，两翼采用景泰蓝掐丝传统技艺与内蒙古非遗篆刻技艺融合工艺，以“红山玉龙”和“祥云纹”等30余个文化符号有机结合，通过数字化加工，在光影细腻渲染下呈现出典雅且

术意义，体现了近年来革命史研究中对日常实践的关切，与会学者从多层次进行了细致分析，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军事行动与后方保障。从军事史、制度史视角切入，考辨东征期间的骑兵建设、行军路线、后勤抚恤及领导人具体活动。红军东征纪念馆刘剑系统梳理了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率部在晋西转战72天的历程，呈现了关键军事行动、会议决策与战略部署。山西大学刘鹏对骑兵部队的考辨，则从兵种建设的角度提供分析，并兼及红色骑兵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李翔更是将目光投向后方保障，系统梳理伤残军人抚恤制度从简略规定到分类施策、从货币标准到实物保障的渐进完善历程。

第二，宣传动员。聚焦东征期间的宣传实践，分析口号、标语等形式如何将抗日话语转化为群众认同。吕梁学院李宁对东征时期口号的分类研究，揭示了宣传话语的分层策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张思宁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抗日话语与扩红实践的结合机制。河南中医药大学课备战考察了抗战时期以年画为载体的宣传动员方式，认为朱德提出的“年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的重要实践，将传统民俗艺术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晏波则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开展抗日宣传的机构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实践方式与历史成效。

第三，地方政权建设。考察红军开展群众工作、重构基层社会关系的具体实践。嘉应学院周云水以刘子超在晋活动为个案，梳理其在红军东征及后续抗战时期参与山西群众动员的实践路径、地方政权建设的探索举措。山西大学乔新聚聚焦红军进入洪洞、赵城的短暂驻留实践，阐明了此次实践在唤醒民众抗日觉悟、壮大地方革命力量等方面的作用，也

为山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与华北抗战开展奠定基础。中共中阳县委党校高瑜对吕梁精神生成的微观机制分析，从文化层面阐释红军如何通过政治、组织、文化三重筛选，完成革命力量从生存到信仰的塑造。

## 史料拓展与方法创新：红军东征研究的多元探索

史料考辨是研究的重心所在，史料的开拓与方法的创新对于拓展研究视野、深化课题内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新史料与新方法的运用在本次会议中得到关注。新发掘的档案、账本、口述史料，或是技术的应用，都对既有东征叙事进行了有力补充。石楼中学呼利平突破以往单一的军事史叙事框架，利用东征新史料，采用新视角与新方法深入剖析红军东征“发展”与“巩固”的内在关联性，指出东征不仅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一场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践。山西大学刘伟国详细考察晋陕两省68处红军东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类型学方法，系统揭示其类型特征、时空分布规律，并提出“东征红色文化带”保护框架与主题游径设计。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到图像叙事与传播研究的拓展。考察东征及抗战精神在图像、当代媒介中的叙事建构与传播机制，拓展了革命史研究的问题域。山西大学周亚以山西离石烈士楼壁画为研究对象，梳理其空间演变与创作历程，运用多学科方法解析图像叙事逻辑，深入阐释壁画在存史、教化等层面的历史功能。天津大学刘建国考察了媒介融合语境下抗战精神的叙事嬗变，揭示其从线性宏大叙事向多元微观互动转型的内在逻辑，并从内容创新、渠道整合、受众定位三维提出传播优化路径，拓宽了红色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立足红军东征与全民族抗战核心议题，既有将红军东征置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观战略阐释，亦有回归历史现场的微观研究，并兼及史料、理论、方法的尝试与创新。本次学术研讨会不仅深化了红军东征研究，更拓展了议题的研究边界，为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贡献了新成果。

## 视野拓展与研究深化

——红军东征与全民族抗战：纪念红军东征9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沁

4月18日，“红军东征与全民族抗战：纪念红军东征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吕梁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西省文物局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山西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宁夏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吕梁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红军东征纪念馆等文博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征内部运作、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出红军东征研究的多个面向。

## 战略语境与宏观视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域下的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会议众多学者以此作为研究基点，从多个角度展开了论述。

首先，聚焦战略决策生成。围绕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转变，探讨东征决策如何实现抗日策略的调整。山西大学郝平从宏观格局着眼，指出红军东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湖南师范大学谭献民围绕东征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策略的嬗变，考察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话语转变，认为这一转变为后来实现“联蒋抗日、全面抗战”打开实践通道。太原理工大学赵军从中国共产党处理多重复杂关系展开研究，剖析东征如何调和党内矛盾、优化国共关系、应对外部干涉，将战略思想落地为具体行动。

其次，关注统战实践的开展与多方势力的互动博弈。与会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向上争取”与“向下扎根”两种路径。围绕东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争取，以及外部势力对东征进程的因应展开研讨。临沂大学黄书亭对“经营山西”战略的形成背景与实施脉络进行梳理，分析了军事威慑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统战策略。青海师范大学闫博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开展上层联络、情感沟通与基层动员相结合的统战实践及其历史成效。太原师范学院祁建民则充分利用日文文献资料，考察了红军东征前后日本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变化。在基层渗透方面，上海大学王子鑫对东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基层工作与政策执行情况提供了另一种观察维度，认为东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桥梁。太原理工大学姚建军从“共时性—互动性—同构性”三维分析框架出发，试图在理论层面统合上述两种路径，阐释红军东征与统一战线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

再次，对红军东征的战略影响与全国抗战格局形塑的思考。将东征置于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其对全国抗战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吕梁红军东征研究会曹哲源与吕梁市档案馆李佃忠的研究各有侧重：前者聚焦红军东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联，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推进、确立和形成过程，重点阐明红军东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的关键一环；后者依托中央档案馆馆藏东征史料，阐述了红军东征胜利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巩固党内团结的关键作用。太原学院陈显久认为东征既是一次军事突围，也融合了政治宣示、社会动员与战略侦察，其作战经验直接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游栋鸣的研究虽不直接涉及东征，却为理解东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他聚焦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后四川省委开展的多层次革命支援实践，分析其在红军军事斗争、中央路线与地方实际之间的复杂张力。

## 历史现场与内部视角：红军东征的微观考察

从内部视角审视红军东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学

## 图片报道



观众现场体验簪花看展。

“谷雨三朝看牡丹——馆藏牡丹纹饰精品文物展”近日在桂林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从中国传统谷雨时节文化出发，把谷雨赏牡丹的传统雅事与桂林千年牡丹文化渊源相结合，以桂林博物馆馆藏牡丹纹饰文物为载体，精选近60件馆藏精品文物，涵盖玉器、绘画、瓷器、金银器等品类，力求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美感的牡丹文化盛会。

展览期间，馆内同步策划了三个互动展区，涵盖赏花、簪花、插花等风雅乐事，打造“可赏、可游、可品”的休闲牡丹之旅。

(吴尔丹 陈明霞 文/图)

本版责编：续红明 王娟 李端